薑齋文集

薑齋文集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芒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

者孰名以起用而芒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紬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為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為性蓋不知何如之為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為鳳山雞不能鮮鳳不能競也謂

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楊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詑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當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歘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薦其人人薦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開筍葅而煮饕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

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

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畧其毫毛擿其幽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閒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遏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

聖人不忍御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奪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肅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紛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敺天下以愚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

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惜莫懲而潜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間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矜稽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簡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嫡老莊而拒老莊者抑進之夫老莊則固藹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藹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鷙術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藹然傷

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漸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戌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樊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

有餘以交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湮日以

痘之而有所禱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釋所疑
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
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
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
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
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
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岐尤舜禹則有
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
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即有安史有李晟即有朱
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即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

使有弗能造姦慝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無匹瞭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鱺自有必不可無蛇鱺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雖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

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者所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敵國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疢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猶思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

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于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倣符命闕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難通窒曲之珠雛鶴能鳴猶遜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莫諧楚老之心惠子狂言頗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穟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材有謙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實是以功加創腱大匠之器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洽風和而嚮逸天鈞遒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傅說符星

先遜心於河上薰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卽蔭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飆而不遠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宜是以專己保殘莫驗斲輪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霜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孚稜斯迷故天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恭火滅而矜其蠶悅幽人之坦途岐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風留絪緼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稷于嬴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
下知上者維澄而遂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令
以待後拙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覿
蓋聞金注移情猶卑之容不徙寶劍奪目晉鄭之鬒已凋
故博有祇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危言日出徒銷
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適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徹微霄密謦應龍之雲想寒凝沍宇已生青韓之
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惕
氣有動而必閉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綏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咨風雨方搖史佚不以浮文而邦御

蓋聞元霄欲授縛桑之耀暑初收甘雨將來鳴巢之孔威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悄已爾者應無佚定羣心在俄頃之間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裂魏公辰告力爭五族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

枝乃彌昌是以薪槱備理幽 吹叶婦子之歡壯藉分官周
廟奏肅雝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 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
宜章翕終年於一日可以千 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諧萬事
是以閔鴻鴈之悲歌必覃思 於究宅賀竹松之燕寢遂永
貽於攸芋
蓋聞寵登黃茂商飆先剛銑 之清柯熱朱櫻梅雨益蕭寒
之滌蒿艾盛則損芳荃相凌 以氣鷗皇至而賓鳩鷙相長
以權是以炎火在原不傷慈 於田祖霜鈇普震實敷惠於
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埏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蠢羣黎氣不知其自消繁雲無朋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曾冰有候而瞋是以謙書南詰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恆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斤不藉乎羣呼轂轉無留機悤軾之轍自止羽飛有迅理攣跗之指不行是以成都桑畝龍以臥而成雲柱下春臺鮮不撓而薦鼎

蓋聞圜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閒宜榭千尋匪受但合離之際燕居淸迴雲雷之動恆盈朽敗飄搖冰鏡之涵自定

是以鷹揚百戰陳昔但義敬之微言能馬多占覩變一貞
明之靜理
蓋聞鬱資百榮黃流非芳草之能璧精羣文虹氣在組紃
之上天欲治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
需時是以鼓鐘改韻於豐宮懸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
東觀芸香之梓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氣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
有情期羣蝓而召雨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辦賞務
情辦賞窮而仁不繼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干霄
于喁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漠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隰安隰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應虛縱游鯈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蓑散木於遼岑社樹必豐其報是以商宮之響不數用其旁求宮諸之綸終永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攖自有獲心之樂達士因撓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銜波而上不損其鱗鳥迎風而翔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番畏途者乃遐周道之安歷溯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

命適周之鷁始知杜下之非蜚龍下過楚之軍不鄙接輿之歌鳳

蓋聞名言所絕理卽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膏非徵而徵待肯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內是以經綸草昧太虛不貸於雲雷麗澤講習君子必恆其教事

蓋聞歲差以漸歷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恆合濟漯而奪淮水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則横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失算是以阡陌旣裂商鞅暴而法傳箠杖從輕漢文仁而澤遠

蓋聞修竹產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

扉惟沐月乃辟遊塵蜩厭 喧春必焚牡鞠是以歡諧燮赦

恥經勝母之鄉化被鳴琴 愼爾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靑旻之迴辰分昏旦難留 之餘

故 是以達人貞觀唯

修撥亂之書君子固窮自 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蝘蜓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爲

威鳳然而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

是以愼冰淵之手足乃可雄入于九軍懷霜雪之姱修非

以好名于千乘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衔玉道有需於倣古終哂效顰

前百世而後千春誰爲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悄然
是以花無異采非仍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䕫齋文集卷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畧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留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焭子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敞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敞者十餘年敞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敞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甯而急

於適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微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旣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以言爲雖然微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游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共貫同條之精爽請言其畧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與兩從兄自鬬草騎竹以至就外傅皆未嘗一語失儀變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答也仲兄

稍長同肄受讀而仲兄病幾殆兄調護扶掖齧指以愛皴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齊齊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嫉無度而檠括弛弓鬨勸逸馬夏楚無虛旬而俞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啟開先君子徵入北雖家儋壁立見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補者唯下帷畫粥敦孝友為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當念先君子之留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欷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

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氣疏且惰仲兄
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
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恒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撈覆
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靄仁蔭之恩也兄爲學篤
敏十六補弟子員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
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
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豔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歸黄
李鄧爲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邁一
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
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求課者徧海內兄一無所酬酢

闇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儁者卽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兒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迺兒尤惜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騖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兒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郢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醵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强兒兒瞋目對衆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衆皆

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援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還他日瀰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予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

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
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景
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
曰今不遊更何待予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
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
覸兄兄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
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
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
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
夫之乃剺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

夫之亦隨胥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郎自
盡夫之旣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
八秩而死于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
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
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
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
智疏通而剛勁倍蓰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
問者非有殊絕不可及之事而柰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
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
前此而死即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亦與耕鑿屠販之人

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暝塞如迴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煙之下不知者以爲獃且貧而不釋然中之憾即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目含齒抱餘恨於泉壤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壚抱愚恨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即兄遘愍以前惻怵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兩丈而習知者以髫髫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

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詭隨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逃兄者止此而已投筆欷歔知遺忘之尚多也

第三弟夫之譔

孝烈傳

雙鬢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斷僰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詭之良然盈日皆志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茲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叢蓀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澂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難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婿劉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詗音息胡某

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猾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遯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紿而誑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擕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

卿其言未應明日復擕奴至伯修殯次捽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日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彷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刲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股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獰揮刃俄頃頭隕胸飜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

慮至則勇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菀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絜兵睨而謔浪之烈婦赬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何若曰死耳姒曰我爲用死獲而縶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即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踩之

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援邪誠不忍其蹴踩且先決絕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脹不䵟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先君子行狀 闕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玄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尚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承教也不以其不可贅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躓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詔倚立旬日不垂眄睞乃不孝兄弟頑愚實

甚倀侶莫知所自獲咎刑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譎其勖之創咎善之終遂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慝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潞其瞀督既危責之抑鬱沮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蔚伊蒿終為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背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犂也為加甚勞吾母之憂者為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

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罔宜退棄無稱雖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孺人之爲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適四旬夫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踰六袠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寒不敢爇火畏煙之出於牖髒也炎暑不敢撲蠅畏蠅聲之遙聞於靜夜也滌器不敢激水引滴巾而拭之猶夫援不敢迫遂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戀戀懷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

知者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饘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絫猥卒皆酬償太孺人鐫膂珥斥衣襆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荼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講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姻無乾餱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撙節則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既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絕每圍爐共語昫昫如兩新

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猶手酒漿
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
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姒娣曰且令叔氏有子即貴矣至養
子婦以慈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
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
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父學博綦公罷教歸里無
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綦公垂殁待太孺人而瞑
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臼不
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益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
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

不孝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旨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鏴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赩然獵榮膴孰不健羨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徼時譽以自雄於里

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喚喁漚沫以自潤士能不肩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崑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名永公更曰瑋崑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賢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摻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尚而求其至當

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誅茅搆斗室蒔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蛇神倏爲嬌花囀鳥蒼茂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媚其生徒鄉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隸友媚其奔勢走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媚已視如鮑魚之在側見媚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成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旦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沒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遊風而避其膵村塢

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遇於世可追蹤器之以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齎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心爲功於物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之名也衛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名大矣哉銘曰

疇昔過君滛雲蒙岫雷雨夕暄裂甕傾醽縱酒高吟天爲倏晝弔古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塋宿艸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十七年冢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遺屯永世將拂螻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類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徵來哲之鑒閔尚無後艱恃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甯上輕車都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靜峯公諱雍歷任江西南城教諭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

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冢下卽卜其麓以葬攜人祔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勤泣血敦仁友弟早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三湘風化咸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從鄉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鄒先生受聖學奉誠意爲宗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益知者尟也天啟辛酉以乙榜奉詔徵入太學無所屈命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歆仰求見不得門人以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靜正之教薄者敦惷者斂悍戾者柔譚

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內外烝烝焉孺人後先生三歲□□庚寅仲秋月朔後一日卒去誕生歲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日凡七十四載□□□□□□而姻婭鄉國傳聞欽慕先生孺人之澤覩不孝夫之有加焉生子三長介之明孝廉歲在丙寅卒人士謚爲貞獻先生次箬之選貢生早卒次則不孝夫之也嗣學不明守死不篤令聞永謝僅保孤封于此嶽阜尚宜爲天所愍爲人所式永固幽藏與山終古不敢系銘泣述梗略如右

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祔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閟慈留於永誼恐或諼既不昧於謙懷矧敢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我祖考少峯公之仲子先考武爽公長弟也配吳太恭人以伯兄玉之繼絶襲右職遇覃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豊文因道勝遺塵雲迥抗志霄清其順以承親也于童年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雪凌逮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避庭命翌日元旦少峯公方啟扉焚香先生怡顏長跽少峯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爲道器逮及耆年省塋詣酒涕泗橫流拜伏

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閑均整易衣共枕長年歡浹吳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寒門爲華族之儀頭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與應賓興文筆孤清鼎傳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途病作遂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靜燈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晝夜因慨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布襪青鞵逍遙于下濆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屑搆小亭題曰濠上浚小池蒔雜花共

側釀秫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於時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動海內先生斟酌開大參伍黄建拒姝媢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屢嬰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撝謙撫慼吖嚀至于泣下迨今髮敝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慼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恭人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沒子玉之釗之玉之以文學襲衡州衛指揮同知釗之早卒

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
偉出生蔭敏出夫之事先生無與先考追懷慈誘瀕死不
諠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緒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
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型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膴原氏墓誌銘

膴原氏名傚貞獻先生之冢嗣于余爲從子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膴原哀毀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于殯宮先生遯世守貞□□耐園雅不與世親膴原依依闈側躬耕授徒以侍廬之遠而愈不忍離篝火具沐牏厠汛除之勞鬚髮半白矣昫昫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閱六月而病病愈亟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爲訂定而傳之遺命以衰麻斂停棺侍殯側候啟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騠騎

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內行爲士友所推許膴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抉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邑文學爲文清遒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沒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之銘

曰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旣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惐日月之猶多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

記二首

船山記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其岡童其溪渴其蔪有之木不給於榮其草癯靡紛披而恆若凋其田縱橫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瀨其前交蔽以紆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獵者與人肩摩而不忌其農獨覩其埊埒之坍謬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古之所就

而不能斷之志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之日抱獨之情竊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翱覩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騎天之領躋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竊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因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是官得林巒之美藍以旌之而一坏之土不足以榮吾所生五渚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術以叢棘履以繁霜猶溢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賞心有侶詠志有知望道而有與謀

懷貞而有與輔相遙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互答者也而煢煢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戶牖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船山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歘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嚴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邛蕭竝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于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竝山而東以匯于蒸耒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于蒸湘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酃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宇澄清平煙羃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峰其簇加犖葛初舒寒則蒼春

則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囿之小雲之觀止矣春之雲有半起而爲輪囷有叢岫如雪而獻其孤巔夏之雨有互白有漩渡有孤島有隙日旁射燿其晶熒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遠之所終冬之雪有上如瞑下如月萬頃有夕鐙爍素懸於泱莽山之觀奚止也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之一也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之一也豈啻大雲嶽之觀所能度越此者唯視融焉他則無小雲若燕小雲者當湘西羣山之東得大雲之委而際曼衍之首者也故若此是故湘西之山觀之尤者遠乎小雲而甚類乎大雲而小者大雲龐然大也或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養生之術於大雲而

以小雲為別館故小之雖然瀟湘以西終無及之者自麓至山之㕷皆高柯叢樾陰森葱蒨㳂山之巔則古木百尺者皆俯以供覩者之極曰養生省去僧或廬之廬下時雜花四時紫翠右有池不雨不竭予自甲辰始遊歸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

薑齋文集卷二終